

# Nele Neuhaus

[德] 内尔·诺伊豪斯 著 孙璇译



SCHNEEWITTCHEN MUSS STERBEN



上海文艺出版社



Nele  
Neuhaus



奥莉弗和皮娅

侦探系列


Nele Neuhaus

SCHNEEWITTCHEN MUSS STERBEN

# 白雪公主必须死

「德」内尔·诺伊豪斯 著

旋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雪公主必须死/(德)诺伊豪斯著;孙璇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奥利弗和皮娅侦探系列)  
ISBN 978-7-5321-4996-4

I. ①白… II. ①诺… ②孙… III. ①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6645 号

Nele Neuhaus

### SCHNEEWITTCHEN MUSS STERBEN

---

Copyright © by Ullstein Buchverlage GmbH, Berlin.  
Published in 2009 by List Taschenbuch Verlag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3-423

责任编辑:张翔  
选题策划:仲召明  
封面设计:董红红

### 白雪公主必须死

[德]内尔·诺伊豪斯 著  
孙璇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6,000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4996-4/I·3924 定价:35.00元

## 楔子

楼梯又窄又陡，还生了锈。他在墙上摸索着找灯的开关，几秒钟后，小房间亮起来，25瓦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亮。沉重的铁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他定期给铁门的铰链上油，这样，当他来看她的时候，就不会有尖锐的声音把她吵醒。一股热气，混合着枯花微甜的气味，扑面而来。他小心翼翼地又把门锁上，把灯打开，然后发了一会儿呆。这个大约长10米宽5米的房间比较简陋，但她好像觉得挺舒适的。他走到立体声音响前面，打开播放按钮，布莱恩·亚当斯沙哑的声音充满了房间。他自己倒对这音乐没什么感觉，但她喜欢这个加拿大歌手，所以他要照顾到她的偏好。如果说他必须把她藏起来，那么她就应该不缺任何东西。像往常一样，她一言不发。她不和他说话，从不回答他的问题，但这并不使他感到不快。他把那道分隔房间的西班牙式屏风推到一边去。里面，她躺在狭长的床上，美丽的双手安静地叠放在小腹上，长发像一把黑色的扇子，铺展在她的头上方。她的鞋放在床边，在床头柜上的玻璃花瓶里，放着一束枯萎了的白色百合花。

“你好，白雪公主。”他轻轻地说。他的前额开始出汗。这里的炎热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但她喜欢这样。她在过去就很怕冷。他的目光游走到照片上，那是他为她挂在床边的。他想问她，能不能让他挂上一幅新照片。但他必须在一个合适的时机提出这个请求，不能让她感觉受到了冒犯。他小心翼翼地在床沿上坐下，床垫因为他的重量陷了下去，有一个瞬间，他几乎相信她动了。但是没有。她不会动的。他伸出手放在她的面颊上。她的皮肤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变黄，摸上去有些硬，像皮革。她还是闭着眼睛，即使她的皮肤不再细嫩红润，她的嘴唇也还是像以前一样美丽，仿佛还在和他说话，含笑看着他。很长一段时间，他坐在那

里，凝视着她。守护她的愿望，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

“我又得走了，”他最终抱歉地说，“我有太多事情要忙。”

他站起来，从花瓶里拿出枯萎的花，并最后确认了一下床头柜上的那瓶可乐是满的。

“如果你需要什么，就跟我说，好吗？”

有时他会想念她的微笑，那时他就会伤心。他当然知道，她已经死了，可他还是觉得这样会好过一点——假装不知道这个事实。他多么希望她向他展露一个微笑，他也从未放弃过这个希望。

星期四 11月6日 2008年

他没说“再见”。没有一个从监狱放出来的人会说“再见”。在过去的10年中，他常常，或者说是太过经常地设想自己出狱的这一天。但是他的设想只是停留在跨出那扇门，走向自由的那一刻。此刻，他突然感到这种自由也是危险的。他对他的生活没有规划。不会再有规划了。即使没有监狱里工作人员念经一样的反复告诫，他也早就知道，这世界并没有在等他，他必须适应在他那并不特别美好的未来会出现的种种限制和失败。像他那时以全优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后所追求的那样成为一名医生，是他可以忘记的了。在现在的条件下，他在监狱里完成的钳工教育可以帮到他。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到了要正视生活的时候。

当罗良堡的灰色锯齿状铁门在他身后咣当一声关死的时候，他看到了在街对面站着的人。在过去的十年里，她是原来的圈子里唯一一个定期给他写信的人。即使这样，在这里看到她，他还是很惊讶。他原以为父亲会来。她靠在一辆银色越野车的挡泥板上，在打电话，匆忙地吸着烟。他没有动。她认出了他，站起来，把手机放进大衣口袋里，把烟头扔了。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穿过石板路站到她面前，左手拿着他的一小箱子家当。

“你好，托比。”她紧张地笑了一笑。十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她也整整有10年没见过他了，因为他不希望她来探监。

“你好，娜佳。”他应道。用这个陌生的名字称呼她，感觉真奇怪。事实上，她比电视上的样子更好看、更年轻。他们面对面站着，看着对方，一时不知该做什么好。一阵凉风吹落了秋天干燥的树叶，树叶簌簌作响落在石板路上；在浓密的乌云后面，隐隐有一点阳光：天凉了。

“你出来了，真好。”她搂住他的腰，亲了他的面颊，“我很高兴。

真的。”

“我也很高兴。”在他说出这句套话的一瞬间，他问自己，这究竟不是真心话？毕竟，喜悦和陌生、不安，感觉起来是不一样的。她松开他，因为他并没有抱抱她的意思。过去，她一度是邻居家的女儿、他最好的朋友，她的存在在他的生活里是自然而然的事。娜佳是他从来不曾拥有过的……妹妹。可现在不光她的名字，一切都变了。她那个大大咧咧，为她的雀斑、牙套和胸脯而烦恼的娜塔莉变成了现在的娜佳·冯·布莱多——一个备受欢迎的当红演员。她实现了她的雄心壮志，把他们两个出身的村庄远远甩在身后，并且在社会名望的梯子上越爬越高。而他自己已经不能把脚放在这道梯子哪怕最低的一级上了。从今天起他就是个前囚犯，虽说服完了刑期，可社会不会立刻张开双臂期待他回来。

“你爸爸今天要上班，”她说着突然从他身边闪开一步，避开他的目光，仿佛是他的拘束传染给了她，“所以我来接你。”

“你真好。”托比亚斯把箱子放进她车子的后座，自己坐进副驾驶的位置子。明亮的皮革还没有一丝划痕，车内散发着“新”的味道。

“哇哦！”这确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望着很像飞机设施的驾驶座说，“很棒的车。”

娜佳短促地笑了笑，系上安全带，按了一个按钮，没有用钥匙发动。发动机立刻伴着并不刺耳的嗡嗡声发动起来。她灵活地把这辆大车开出停车位。托比亚斯的视线掠过监狱墙边高大的栗树群。从他的囚室窗户望见的这些栗树，是他过去 10 年间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四季变换的树木对他来说，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一条真实的线索，世界的其余部分都消失在高墙后一片暧昧不清的浓雾中。此刻，他，一个被判了刑的少女杀手，必须在刑满释放后回到这片雾中，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该把你载到哪儿？去我那儿？”当车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娜佳问道。她在最后几封信中一再提议先住到她那里——她在法兰克福

的公寓足够大。不必回到阿尔滕林，不必回顾历历往事，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有诱惑力的，但他还是拒绝了。

“过段时间吧，”他说，“我想先回家。”

\*

刑事总警官皮娅·基希霍夫站在埃施博恩的瓢泼大雨中，此刻的她正置身一个废弃的军用机场。她把一头金发编成了两条短短的小辫子，戴着一顶棒球帽，把手深深插进鸭绒背心的口袋里。她面无表情地盯着她负责案发现场的同事，他们正在把帐篷罩在脚边的洞上。在拆除其中一座破败的飞机库的时候，一个挖土机司机在一个空的发动机燃料箱里发现了骨头和人的颅骨，并很让他老板恼怒地打电话给了警察。拆除工作从那以后中止了两小时，而皮娅只能听着情绪恶劣的工头骂骂咧咧个不停。这支“多文化”拆除部队在警方出现后突然大幅减少。这个男人点燃了一刻钟里面的第三根烟，竖起肩，似乎以为这样可以挡雨，可雨还是滴进夹克的领子里，更惹得他咒骂不止了。

“我们等一下法医，他就要来了。您先拆另外那个厅吧。”皮娅对建筑工地明显的非法用工行为和拆除作业的计划安排毫无兴趣。

“你说得容易。”那男人诉苦道，指着等在那儿的挖土机和卡车说，“因为这点骨头，我们真的延误工时了，这要花一大笔钱呢。”

皮娅耸耸肩，转过身，看见一辆车在破碎的混凝土路面上颠簸着。杂草不放过每一个缝隙，把原本光滑的飞机滑行道变成了隆起的小路。自从飞机场被废弃，大自然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它可以克服所有人造的困难。皮娅让那个工头继续在那儿抱怨，她自己则走向停在警车旁边的一辆银色奔驰。

“时间倒是掐得挺准啊。”她不太友好地跟前夫打招呼说，“我如果感



冒了，你要负责。”

亨宁·基希霍夫博士，这位法兰克福法医处的副处长，并不介意前妻的话，他十分镇定地套上必备的一次性工装裤，把他黑得发亮的皮鞋换成橡胶靴子，戴上帽子。

“我上了一节大课，”他回答道，“在集市那儿又堵了一会儿车，对不起。现在的情况是？”

“一具在旧的燃料箱里的骷髅，拆除公司在大约两小时以前发现的。”

“被移动过吗？”

“没有。他们只移开了混凝土和表层泥土，然后切割了燃料箱的上部，因为他们没法把东西全部运走。”

“很好。”基希霍夫点点头，问候过负责现场痕迹维护的同事，便准备钻进帐篷布下面的洞，这个洞就位于燃料箱的下半部分。毫无疑问，他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因为他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法医学家，而且专业研究的正是人类骨骼。在这片空地上，风卷着雨点横扫过来，皮娅冷到了骨子里。水从棒球帽的帽檐上滴下，滴到她鼻子上，她的双脚完全冻僵了。她嫉妒那些该死的无所事事的拆除队工人，他们此刻就站在飞机库里面喝着热咖啡。像往常一样，亨宁工作得很认真，一旦眼前出现什么骨头，时间和外部的影响对他来说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他跪在燃料箱底，面朝骷髅弯着腰，一块骨头一块骨头地观察着。皮娅弯腰探进帐篷，为了不滑倒，她扶着梯子。

“一具完整的骷髅，”亨宁朝上冲她喊道，“女性。”

“年老还是年轻？放在这里多久了？”

“具体的我还说不好。一眼看上去已经没有细胞组织残余了，也许有些年头了吧。”亨宁·基希霍夫直起身，爬上梯子。负责现场痕迹维护的工作人员开始小心地对骨骼和周围的土壤进行回收。这工作要持续

一会儿，直到这具骷髅可以被运往法医处，在那里接受亨宁和他同事的细致研究。在进行地下建筑作业的时候常会发现人的骨头，因此，对抛尸时间的一个精确判断十分重要，因为针对生命的暴力犯罪，直至谋杀，其法定追溯期都是 30 年。只有骷髅的年龄和抛尸时间确定了，和失踪案件的比对才有意义。这个建在老式军用机场的飞机库大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被废置，燃料箱里的东西也可能是那时候的。这具骷髅有可能是美军战俘营的一个美国女兵，那个战俘营一直存在到 1991 年 10 月；或者是以前政治避难营的居民，避难营在生锈的金属栅栏的另一端。

“我们到哪儿去喝杯咖啡怎么样？”亨宁摘下眼镜擦干，换下湿透的工装裤。皮娅惊讶地看着她的前夫。工作时间去喝咖啡，完完全全不是他的风格。

“出什么事了？”她表示出疑惑。

他撅起嘴，然后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现在身处窘境，我需要你的建议。”

\*

村子坐落在山谷中，村里耸立着两幢 20 世纪 70 年代建的丑陋的高楼。在那个年代，凡是自恃其高的地区，都建起了大楼。右边山坡旁的两条街被世代居住于此的村民轻蔑地称为“百万丘陵”，宽敞的地皮上散布着几栋别墅，里面住的都是从外地搬来的人。他感到很紧张，离家越近，心就跳得越快。离开这里已经有 11 年了。右边是东布罗夫斯基奶奶的小木屋，看上去一如从前，它之所以挺立不倒，仿佛只是因为挤在了另两幢房子中间。左边不远处是里希特一家的院子和小店，斜对面便是他父亲的金鸡饭店。当娜佳在饭馆前面停下车时，他不得不努力克制住自己。他惊奇地望着掉下来的招牌、剥落的灰泥、闭合的百叶窗、坍塌下

来的屋檐、长满杂草的沥青地和歪斜的庭院大门。那一刻，他几乎想求娜佳赶快开车离开——越快越好，远离这个地方！但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稍作迟疑后走下车来，拿下后座上的行李箱。

“你需要什么，就给我电话。”娜佳向他道了别，便开车走了。他还能期待什么呢？一场欢迎会吗？他独自站在房子前面铺了沥青的小型停车场上，这里曾是这方穷乡僻壤的中心。从前光亮的白灰已风化剥落，“通往金鸡饭店”几个字已难以辨认；前门上插着一块牛奶瓶碎片，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停止营业”几个字，字迹发白。虽然父亲之前向他说起过饭馆关门的事，原因是父亲的椎间盘病，但托比亚斯觉得，父亲做出这一艰难的决定肯定另有原因。哈特穆特·赛多利斯是这家饭馆的第三代经营者了，他全心全意地担任着店主一职，自己动手宰肉做菜，酿制苹果酒，从来都不曾因为生病而疏忽家业。之所以关门，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客人来了。没人想在杀人犯的父母那儿吃饭或聚会，更何况这个杀人犯肩负的还是两起命案。托比亚斯深深地吸了口气，走到庭院大门前，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门推开。院子里的状况把他吓了一跳。以前每逢夏天，在栗树宽大茂密的树冠下、爬满葡萄藤的凉亭中，摆满了桌子凳子，服务员们忙着跑来跑去招待客人，而现在却是一副悲戚的荒凉景象——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废料和破烂的家具；凉亭已有一半倒塌，葡萄藤也枯萎了；栗树叶落了一地，没人把它们扫起来；垃圾显然有好几个星期没倒了，臭熏熏地堆放在那里。他的父母怎么能在这种鬼地方生活？托比亚斯感觉到促使他来这里的一丝勇气也消失了。他慢慢地在垃圾堆中开出一条道来，走上屋门前的台阶，伸出手按响了门铃。当门缓缓地打开时，他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看到面前的父亲，他的眼眶湿润了，心中同时升起一股怒火：他恨自己，也恨那些在他人狱后抛弃了他父母的人。

“托比亚斯！”哈特穆特·赛多利斯消瘦的脸上浮起一丝微笑。与从

前那个活力四射、满怀自信的人相比，现在站在儿子眼前的只是父亲当时的影子。父亲的一头黑发已经变得灰白而稀疏，佝偻的身躯显示了生活强加给他的负担是多么的沉重。

“我……我本来是想打扫一下的，但没请到假，然后……”他不再说话，也停止了微笑。这个被压垮了的男人，呆站在那里，羞愧地逃避着儿子的目光，因为他知道儿子都看到了些什么。这是托比亚斯最无法忍受的。他放下箱子，张开双臂，僵硬地拥抱了这个瘦削、苍白的人，这个他再也认不出来的父亲。进屋后，他们面对面拘束地坐在厨房的饭桌旁。本应有很多话可以说，但此时每个字都显得多余。彩色桌布上尽是扎眼的碎屑，窗玻璃很脏，窗边放着一盆枯萎了的植物——它老早以前就在生存斗争中败下阵来了。厨房里很潮湿，混合着变质牛奶和烟草的难闻气味。自1997年9月16日他被抓走后，这里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家具没有移动过，墙上的画也未曾拿下来过。但那时，家里是那样的亮堂、干净而温馨，他的母亲是个勤勤恳恳的家庭主妇，怎么能允许并忍受现在这副惨状？

“妈妈呢？”托比亚斯最终打破了屋里的沉默。几乎同时，他注意到，这个问题使父亲再次陷入了尴尬境地。

“我们……我们本想告诉你的，但是……但是我们想，最好还是别让你知道。”哈特穆特·赛多利斯终于回答道，“你母亲在不久之前搬走了，但是她知道你今天回家，并且很高兴见到你。”

托比亚斯困惑地看着他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她搬走了？”

“你……离开之后的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流言蜚语就没停止过，她在某个时刻撑不住了。”但他那沙哑而又低沉的嗓音中却并不包含丝毫责备，“我们在四年前就离婚了，她现在住在巴特索登。”

托比亚斯费力地克制住自己，喃喃地说：“你们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

“啊，什么也没改变啊，我们不想让你感到不安。”

“这就是说，你一个人住在这里？”

哈特穆特·赛多利斯点点头，用手拨弄着桌布上的碎屑，把它们弄成对称的形状，然后又重新弄乱。

“那猪呢？奶牛呢？你一个人怎么做这些活儿？”

“好几年前我就不再养家畜了。”父亲回答道，“我还做点农活。我在埃施博恩的餐馆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

托比亚斯握紧了拳头。他以前一直认为只有他被生活惩罚了，这是多么可笑的想法啊！他从不了解，他的父母在承受着怎样的一切。他们来探监的时候给他呈现的是一个完好的世界，而那世界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花费了他们多大的力气啊！无助的愤怒像一双手掐住了他的咽喉，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茫然地往外看。他原本打算暂且在父母这里待一段日子，然后随便去一个地方，远远地离开阿尔滕林，重新开始生活，而此时，这个打算化作了尘埃。他要留在这里，留在这所房子，留在这个院子，留在这个该死的偏远小镇——在这里，人们让他的父母受苦，即便他们完全没有罪责。

\*

在“黑骏马”酒馆里，人满为患，说话声响成一片。一半的阿尔滕林人都聚集在桌子旁边，就一个周四的傍晚来说，这很不寻常。艾米丽·弗勒利希来回三次像走钢丝一样将猎人肉排配薯条端上9号桌，并祝他们有个好胃口。屋顶工头乌多·皮希和他的同事通常总是准备好了针对她那美丽外表的无聊谈话，但今天，即使艾米丽全裸服务，人们也不会注意到她。气氛紧张得就像足球冠军杯联赛转播的高潮一样。里希特一家在主街上经营杂货店，他们坐在格达·皮希的邻桌。当皮希向邻

桌倾过身子时，艾米丽好奇地削尖了耳朵。

“……看到，他是怎么来的。”马格·里希特说道，“真是厚颜无耻，又出现在这儿，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艾米丽回到厨房，罗斯维塔在出餐口等着4号桌弗里茨·乌戈的煎牛排，中份，加洋葱和香草黄油。

“今天下午这儿怎么这么混乱啊？”艾米丽问这位年长的女同事，后者脱下一只保健拖鞋并悄悄地用右脚摩擦左小腿肚上的静脉曲张。罗斯维塔看了一眼领班，见领班忙于对付一大堆饮料点单，无暇顾及他人，便压低嗓音说道：

“呃，赛多利斯的儿子今天出狱了。他坐了十年牢，因为他那时候杀了两个女孩。”

“啊！”艾米丽惊讶地睁大了双眼。她认得哈特穆特·赛多利斯，他独自住在她家坡下大而破败的院子里，但她对他的儿子一无所知。

“是的。”罗斯维塔朝桌子的方向点点头，那里坐着木工曼弗雷德·瓦格纳，他用混浊的双眼凝视着前方，手里端着今晚的第十杯还是第十一杯啤酒。往常喝到这地步，他还需要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曼弗雷德有个女儿叫劳拉，托比亚斯杀了她。还有小施内伯格。到今天他也没说，他对她们做了什么。”

“一份煎牛排加香草黄油和洋葱！”助理厨师库尔特把碟子推到出餐口，罗斯维塔迅速穿上拖鞋，灵活地穿过人满为患的餐馆到达了4号桌。托比亚斯·赛多利斯——艾米丽还没听到过这个名字。她是在半年前从柏林来到阿尔滕林的，还不是自愿的。她对这个村子和此地居民的兴趣，就跟对中国的一袋大米的兴趣一样多。要是没通过她父亲的上司找到在“黑骏马”的这份工作，她才不想认识这里的什么人呢。

“三杯小麦啤酒，一杯小可乐。”珍妮·亚基尔斯基喊道。她是饮料组的年轻领班。艾米丽迅速拿起托盘，把杯子放到上面，并且很快地扫

了曼弗雷德·瓦格纳一眼。他的女儿被哈特穆特·赛多里斯的儿子谋杀了！这才真叫激动人心。在世界上最无聊的村子里发生了出人意料的恐怖事件！她把三杯小麦啤酒放到珍妮的哥哥耶尔格·里希特和另外两个男人坐的那一桌。他本应像珍妮一样站在柜台后面，可他却很少对本职工作尽力。尤其当老板，也就是珍妮的丈夫不在的时候，他就彻底撂挑子了。小可乐到了乌戈太太的4号桌，厨房里的战斗告一段落，所有客人的菜都上齐了。罗斯维塔在店里又走了一圈，听来了一些新的细节，现在她涨红着脸，抖着胸，正极力在她好奇的听众面前散播消息。除了艾米丽，助理厨师库尔特和阿希姆，主厨沃尔夫冈也竖起了耳朵。玛戈特·里希特的杂货店——让艾米丽吃惊的是，在阿尔滕林一直叫“我们去找玛戈特”，虽然那家店准确说来属于她的丈夫——就在以前的金饭店的斜对面，所以刚在店里聊完闲天的玛戈特和理发师英格·多姆布罗斯基，就成了那个家伙回来的目击者。他从一辆银色的豪华轿车上下来，进他父母家的院子了。

“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罗斯维塔激动地说，“女孩已经死了，这个家伙重新出现在这儿，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呃，那他应该去哪儿呢？”沃尔夫冈宽容地补充道，同时喝了一口啤酒。

“我看，你以后别再对所有人都一副好心肠！”罗斯维塔训了他一句，“如果杀你女儿的凶手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呢？”

沃尔夫冈无所谓地耸耸肩。

“那然后呢？”阿希姆催促道，“他去哪儿了？”

“呃，回家了。”罗斯维塔说，“看到那儿现在的样子，他会大吃一惊的。”

弹簧门打开了，珍妮·亚基尔斯基双手叉腰径直走进厨房。像她的母亲玛戈特·里希特一样，她坚信，她的员工会背着她偷钱或者说她坏

话。接连三次的怀孕把珍妮本来就不苗条的身材彻底毁了，胖得像只水桶。

“罗斯维塔！”她对着这个比她年长三十岁的女人厉声喊道，“10号桌要结账！”

罗斯维塔乖乖消失，艾米丽想跟着她出去，却被珍妮叫住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让你把这个倒胃口的刺青弄掉，来上班的时候理个聪明点的发型！”她那张浮肿的脸上写满了厌恶。“还有，衬衣比这个紧身衣合适！你干脆做内衣工作算了！我们是个正派的饭馆，不是……不是柏林地下舞厅！”

“男人们可喜欢着呢。”艾米丽傲慢地反驳道。珍妮·亚基尔斯基的眼睛缩成一团，红斑在她的胖脖子上像要燃烧似的爆出来。

“这我毫不在乎。”她威胁说，“你读一遍卫生规定！”

艾米丽已经把尖锐的反驳放在舌头上了，好在最后关头控制住了自己。不管她再怎么讨厌亚基尔斯基那烧焦的廉价烫发和肥胖的油煎香肠小腿肚，她也不能惹火她，她需要这份在“黑骏马”的工作。

“你们呢？”女老板愤怒地看着她的厨师们，“你们没事做吗？”

艾米丽离开了厨房。恰好在这时，曼弗雷德·瓦格纳和高脚凳一起翻倒了。

“嘿，兄弟，”坐在固定餐桌的一个男人喊道，“这才9点半呢！”其他人笑起来。没有人被激怒，因为这一幕几乎每晚上演，通常是在接近11点的时候。然后人们给他妻子打电话，她在几分钟之内出现，付掉酒账，把丈夫拖回家。然而今天晚上曼弗雷德·瓦格纳改变了这套动作设计。这个一向温和的男人没要任何陌生人的帮助，自己站起来了。他转过身，把啤酒杯使劲摔向地面。当他跌跌撞撞地走到那张固定餐桌的时候，店里的所有交谈都停下来了。

“你们这帮不要脸的！”他的舌头因为酒精而打了卷儿，“你们坐在这



儿扯那些无聊的废话，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你们根本无所谓！”瓦格纳抓住一把椅子的扶手，用充满血丝的眼睛愤怒地看着四周，“但是我，我必须……看到……这只……猪然后……想起来……”他垂下了头，不再说话。

耶尔格·里希特站起来，把手放到瓦格纳的肩上：“别这样，兄弟。别生气。我给安德烈打电话，她……”

“别碰我！”瓦格纳吼起来，很用力地把他推开，以至于这个年轻的男人踉跄了一下，摔倒时抓住了一把椅子，把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也带到地上去了。转眼之间，一片混乱。

“我要干掉这只猪！”曼弗雷德·瓦格纳还在喊着。他拍打着自已，全部的酒杯都倒在了那张固定餐桌上，杯子里的酒洒在了还在地板上的人的衣服上。艾米丽在收款机那里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场闹剧，而她的同事还在那一片混乱里为能活命而战斗呢。真是“黑骏马”一场实实在在的大战啊！在这个无聊的穷乡僻壤终于发生了一点事儿！珍妮·亚基尔斯基从她身旁飘进了厨房。

“一家体面的饭馆。”艾米丽嘲讽地嘟哝道，因此而挨了一个白眼。几秒钟后，老板娘、库尔特和阿希姆从厨房出来了，两个厨师很快就制服了醉鬼。艾米丽抓起刷子和铲子，走去固定餐桌，准备把碎片扫成一堆。曼弗雷德·瓦格纳不再抵抗，乖乖被押走，但是在门口，他挣脱了那些人，转过身来，晃晃悠悠地站着，眼里布满血丝。口水从他的嘴角滴下来，滴进乱糟糟的络腮胡子里。在他裤子的正面，出现了一块“深色的污渍”。他真是醉大了，艾米丽想。迄今为止她还没见过他尿裤子。她突然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同情，而此前她私下里一直在取笑这个男人。他女儿的死，是他每晚坚持喝到不清醒的原因吗？饭馆里，此刻是死一般的沉寂。

“我要抓住这只猪！”曼弗雷德·瓦格纳叫道，“我要把他打死，这